

吳檢齋先生經學成就述要（修訂本）^{*}

張善文^{**}

一、前言

研究現當代中國（指公元 1912 年至今）經學的學者，對於章太炎門下兩大高足「南黃北吳」，或能頗加注目。南黃者，黃季剛（侃）也；北吳者，吳檢齋（承仕）也。¹ 然就學術界的知曉度觀之，知黃者較眾，識吳者略寡也。筆者謹以往日聞於師門的有關情實，兼考所能收集到的諸方面資料，略述吳檢齋先生經學成就之大要，以就正於經學研究界的同道專家，庶或稍可減省有意研討吳先生之經學特色的學者尋訪舊事之勞。

筆者先師六庵教授（先師姓黃氏，諱壽祺，字之六，號六庵，學者稱六庵先生，福建霞

^{*} 本文曾宣讀於 2007 年 11 月 19-20 日臺北中央研究院所舉辦之「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學術研討會」。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易學研究所所長

¹ 關於「南黃北吳」之稱，筆者嘗聞於先師所述。又披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有關回憶文章（如陸宗達、張致祥、王西彥、王志之等先生所撰之文，均載《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4 年 2 月出版）多有敘及。然考之當年，此稱究竟始於何時，緣何而起，實甚未明。近檢侯剛、胡雲富編《吳承仕大事年表》（見《章炳麟論學集》頁 531-546，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出版），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五十歲」條下，引章太炎致潘承弼（案，即潘景鄭之原名）書云：「前此從吾遊者，季剛、檢齋，學已成就。檢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剛則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衰道微，有志者當以積厚流廣，振起末俗，豈可獨善而已？」謹案，此年太炎先生 65 歲，季剛先生 48 歲，檢齋先生 50 歲，師弟子三人皆當學術成就鼎盛之時，且都到了他們人生的晚年（季剛先生二年後 1935 年辭世享 50 年歲，太炎先生三年後 1936 年辭世享年 68 歲，檢齋先生六年後 1939 年辭世享年 56 歲）。故太炎先生乃特別指出這兩位弟子「學已成就」，而黃居南方，吳居北方，是即「南黃北吳」之稱所可參考的有關資料之一歟？又案，章太炎曾云：「及吾門得辨聲音訓詁者，其惟檢齋乎！」（見鮑弘道《經學大師革命戰士吳承仕》一文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集萃》第一輯第 164 頁，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3 年版）又致章士釗函云：「吳在司法部充僉事，學問精實，與季剛輩相埒，而中正穩練則過於季剛，望善視之也。」（見王森然《吳承仕先生評傳》，載《近代名家評傳》第二集第 311-312 頁，三聯書店 1998 年版）又於 1935 年 6 月 18 日致蔣維喬函云：「頃有吳君承仕，字覲齋，國文、小學、經訓與季剛造詣伯仲。」（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 959 頁，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凡此諸語，或獨稱吳檢齋學識，或將吳、黃並舉，皆可證章氏極力推許二人之情實。又案，關於章太炎先生晚年曾以太平天國之諸王戲封門下弟子者，據汪東《寄庵談薈》記，章戲指黃侃為「天王」，吳承仕為「北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翼王」，蓋以諸弟子的治學特點、居處方位或名字諧音而戲言之。雖為戲語，卻流傳甚廣，似亦可據以窺見章氏對弟子學術造詣的品題微意。

浦人，1912年生，1990年辭歸道山），早年就讀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嗣在母校任教，前後問學於吳先生凡十有餘載，深獲先生厚愛，被譽為吳門高弟。² 筆者昔日承學先師期間，昕夕受誨，往往聞先師述及吳先生的種種學術德績，崇敬嚮往之已久。尤有幸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曾隨先師多次赴北京參與紀念吳先生的學術活動，並承北京師範大學之邀，於1983年4月至11月在該校參加整理出版吳先生遺著的工作。³ 當時，在先師的指導下，筆者承擔了吳先生《檢齋讀書提要》的點校任務，於工作期間閱讀了吳先生的諸多遺稿，對先輩學者的道德文章益增景仰之情。有鑒於此，筆者甚幸乎承同仁之邀，撰述此文。文內所列，約在四端：一曰，吳先生其人；二曰，吳先生的經學著作略述；三曰，吳先生的經學創獲窺要；四曰，述餘臆語。全文述說宗旨，本於知人論世，以盡力展示吳先生在經學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所列資料力求翔實，間有未詳者則闕疑以俟考焉。

二、吳先生其人

吳先生諱承仕，字檢齋，又作覲齋，⁴ 安徽歙縣昌溪倉山人，生於清光緒十年（1884），卒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⁵ 曾祖道隆先生，國學生，誥贈朝議大夫。祖景桓先生，國學生，

² 先師當年深受吳先生器重，吳先生曾每周抽出半天時間專門向他單獨面授《三禮》之學。筆者嘗聞先師云，吳先生當時學術地位甚高，教務、公務繁忙，平日頗少會客，偶有未經約定者來訪，門房皆回以「老爺不在家」。唯先師每周趨府拜謁時，門房則曰「老爺在書房等您」，足見吳先生對優異弟子的器重程度。

³ 1982年10月，北京師範大學以慶祝八十週年校慶之機，成立了「紀念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籌備委員會」，先師作為籌備成員之一受邀參與其事。1983年初，籌委會即組織人員著手整理出版吳先生遺著，先師再次承邀赴北京，寓居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凡八閱月，協同啟功教授主持斯役，至11月返閩。1984年3月18日，北京師範大學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吳承仕同志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大會」，先師第三次應邀出席會議。這三次活動，筆者皆以隨侍先師獲幸親歷之。其中1983年，是調動較多人員從事整理吳先生遺著的時期，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侯剛負責行政組織工作，北師大出版社胡雲富、中華書局張力偉負責協調出版事宜，先師與啟功教授負責書稿總纂，參加具體整理點校的專業人員達十數人之多。故此後三四年間，吳先生的《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淮南舊注校理》、《論衡校釋》、《檢齋讀書提要》、《吳承仕文錄》等書稿皆得以相繼出版（前三種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四種由北師大出版社出版）。同時為配合紀念會的召開，北師大出版社尚於1984年2月出版了《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文集》。

⁴ 覲音蒨，同「蒨」。謹案，先師云：吳先生之名號，王志之誤「檢齋」為「松齋」，日本橋川時雄誤「覲齋」為「硯齋」，諒皆是排印之誤，應改正。（詳先師《關於先師吳承仕先生的材料》，載《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文集》頁71，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下文凡引此書皆省稱《紀念文集》。）又案，王氏之文見其所撰《憶吳承仕先生》（《隨筆》1980年第九輯頁71-76），橋氏之文見其著《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1940年10月日本出版）。

⁵ 吳先生的生卒年，凡有三說：一是，日本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載吳先生小傳，作1885-1939，終年55歲。二是，《辭海》作1881-1939（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5頁），終年59歲。三是，先師六庵教授指出，1939年吳先生逝世後，於北平西單報子街聚賢堂開吊時，余嘉錫先生曾親口告白：「他與吳先生科舉同年，生庚亦同年，時俱56齡」，據此，吳先生的生卒年當作1884-1939，終年56歲。又，王志之《憶吳承仕先生》一文，記敘「九一八」後遇吳先生，屢稱吳先生「年逾花甲」（見《隨筆》1980年第九輯頁71-76），實則吳先生辭世時僅五十有六，未屆「花甲」，顯屬誤記。先師頗

曾任布政司理問，封奉政大夫，道光間嘗舉巨資修成昌溪鎮至倉山村之石板山路，至今百年仍完好，鄉人猶感念之。父恩綬先生，字印廷，光緒間恩科秀才，歙縣知事，後晉京專營茶業，在京有「吳桓泰」、「吳玉泰」、「吳三泰」等茶莊多號，久任京師歙縣會館（館址在今北京宣武門外大街）館長。母汪氏，書香閨秀，以相夫教子為務。

先生幼聰穎勵學，夙懷大志。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七歲，與父同榜中秀才。⁶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中舉，本房總批其墨卷稱「家學淵源，務求性理」。三十三年（1907）丁未舉貢會考，先生以殿試一等第一名錄取，年僅二十三，所存墨卷尚有「論」、「策」、「義」三文，⁷其論痛陳「理財者私其利於國，不能公其利於民」之弊，其策力主「講論變通之道，為長治久安之謀」，其義則暢言：「莫難於知人，莫難於化惡。知用人之難，則朝無倖位；知化惡之難，則野無莠人。」先生既獲會考殿試第一，遂被派為大理院主事，於時著意研精歷代禮典律令，蓋其後專擅《禮》學之始也。宣統元年（1909），著《監獄解蔽篇》行世。⁸辛亥革命後，任司法部僉事。袁世凱竊國，章太炎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被幽囚於北平，先生以掌典司法之職而入拜章氏為師，習學佛典，每聞一義，輒錄為《薊漢微言》，是蓋先生正式成為章門弟子之始也。⁹自斯以後，先生學益精，識益深，著述日豐，而正直不阿之品德始

信余嘉錫先生之說，謂吳先生之確切生卒年宜作 1884-1939。（以上記述詳先師《關於先師吳承仕先生的材料》，載《紀念文集》頁 64-71）。謹案，先師所云甚是。檢胡雲富、侯剛《吳承仕傳略》（載《紀念文集》頁 181-221），記吳先生清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元 1884 年 3 月 20 日）生於安徽歙縣昌溪倉山源，民國二十八年（1939）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北平。又，胡、侯初有《吳承仕大事年表》，頗採方誌及各種文獻為之，所述吳先生的生卒年與前引略同，唯生年之陰陽曆換算後稍有修正（見《章炳麟論學集》頁 531-546，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出版），今當以《傳略》之說為準。又案，今學界關於吳先生的生卒年，頗有沿仍「1881-1939」之說者（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辦之《愛智論壇》網站轉發《學人生卒年表稿》見 www.philosophyol.com），似應更正。

⁶ 吳先生之父原名紹綬，此年「恩科取中」，特更名「恩綬」，嗣出任歙縣知事，後即長期寓居北京。見胡雲富、侯剛《吳承仕傳略》（下引稱省《傳略》），載《紀念文集》頁 184。

⁷ 據今存墨卷，吳先生當年所作「論」、「策」、「義」三文之題分別是：《漢文帝減租除稅而物力充羨武帝算舟車權鹽鐵量均輸而財用不足論》、《中外刑律互有異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應如何參酌損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權策》、《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見先師《略述先師吳檢齋先生的學術成就》（下引稱省《略述》），載《紀念文集》第 125 頁。

⁸ 案此書似即吳先生刊行的第一種《禮》學著述。先師嘗云：「當年書已印行，惜至今未得獲讀。」（《略述》，見《紀念文集》第 125-126 頁）。

⁹ 民國三年（1914），章太炎在北京「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之包藏禍心」（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語），遂被袁幽禁於北京，凡歷三載，至民國五年（1916）袁死後才獲釋。先師嘗云：「吳先生於民國四年（1915）三月間，即拜幽囚中的犯人章先生為師。章先生《自定年譜》云：『歙吳承仕檢齋時為司法僉事，好說內典，來就余學。每發一義，檢齋錄為《薊漢微言》。』今觀書中，凡手記章先生口說一百六十七則，而以討論印度哲學及中國哲學之玄理者為最多。」謹案，今存吳先生手稿內，尚有《薊漢微言外錄》，民國十四、五年（1925-1925）間所續記，惜只餘《序文》一首，先師曾謂「此序文擬收入《吳檢齋先生學術論文集》中」（此引先師言均見《略述》，載《紀念文集》第 126 頁）惟所云《吳檢齋先生學術論文集》，乃 1983 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擬定之整理出版吳先生遺著計劃中的一項，後未實施。又案，先師曾舉吳先生與章太炎先生的事例誨諸生曰：當年吳先生任典獄官能拜犯人章先生為老師，而「文革」間一些學生卻忍心將老師打成犯人，世事之異，可慨嘆

終不改。民國十六年（1927），廣東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北洋軍閥搜捕異黨，張作霖在北平絞殺李大釗等二十名志士，先生奔走營救不果，遂憤而辭官，絕意政壇，乃先後執教於北平中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學院、東北大學、民國大學諸高校，而以在師大及中國大學歷時最久，並曾任北師大國文系主任、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先生之著述，主於經學，尤以小學、三禮、群經綜論諸項貢獻卓偉，除《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三禮名物》等書，及諸多考據精詳之鴻篇博論於生前即已蜚聲學界外，所遺未刊手稿、札記至為宏富（詳後文專述）。

惟先生雖摒棄仕途，卻仍關懷國運民生，愛國憂民之忠肝熱腸老而彌篤。初辭官之年（1927）七月十五日，先生任北京師大國文系主任，所出招生考題為《讀書與救國能否並行不悖抑有先後緩急之論歟》，頗與「禁談國事」之世風背逆。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北京師大教授會通電南京政府要求抗日，先生時任教授會主席。二十四年（1935）「一二九」學生運動，先生躬臨遊行隊列。明年，先生接受進步學生影響，參加中國共產黨，時年 53 歲。又明年，「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先生不受日偽「北師大文學院院長」聘，獨懷民族氣節，流亡京津，宣揚抗日，歷二載貧病交困，乃至身陷洪水，連日斷炊，終因心力交瘁而病逝，享年 56 歲。¹⁰

先生終其一生，以絕大多數的時間與精力研治舊學，晚年數載間則於治學之餘投身抗日救亡及進步政治活動，極見一位正直知識分子的典型際遇和崇高風範。其學術特點，乃繼承徽州學派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諸鄉先賢之學而折中於章太炎先生。彼嘗自述曰：「余以寡昧之姿，生無妄之世，年過四十，始敦說禮經。傷舊學之忽微，懼名物之難理。欽念本師章君之所譽敕，鄉先正江、戴、金、凌諸子之所諦構，不有續述，則姬漢文物之遺，先民閎美之術，將及斯而斬。」¹¹ 觀此諸語，不難想見先生以天下為己任的治學理念與學術宏圖，而所遺於今的諸多經學著述，在先生所有遺著中最顯豐富且極具創獲，也頗為深刻地體現著先生的學術抱負。

三、吳先生的經學著作略述

自西漢以降，「群經」之學便一直是中國歷代正統的知識分子所傾心研治的主體學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序》云：「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所謂聖人垂教之旨，實即數千年華夏傳統文化精神本質之所在，似也可以視為古今學人治經的最重要的學術意義之所在。

乎！先師所歎，惟實錄耳。

¹⁰ 以上所述吳先生小傳，乃約各方資料而成。如先師《關於先師吳承仕先生的材料》、《略述先師吳檢齋先生的學術成就》，胡雲富、侯剛《吳承仕傳略》（均載《紀念文集》），及《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年版）、《吳承仕文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年 1 月版）等書。採擇瑣細，不煩一一俱註，讀者察之。

¹¹ 語出吳先生《三禮名物略例》手稿，見先師《略述》引（《紀念文集》頁 139）。

吳先生的經學研究，雖著重於三禮、小學、群經綜論等方面，但視其所存的眾多著作，幾乎遍及各類經典，其涉獵角度是至為廣泛的。故章門同窗潘景鄭（承弼）於先生逝世後，曾有「絕代瑰奇士，正盛年，群經淹貫」之悼語。¹²

然先生畢生著述之刊印行世者雖曾不少，而未刊手稿本卻更為豐富。對先生學術遺著的系統考察清理，據筆者所知，已進行過兩次：第一次，先師於1939年吳先生逝世時，正在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任講師，曾受先生兒媳周同德之託，將其陸續交來的先生遺稿詳為爬羅剔抉，逐篇校勘整理，或抄寫錄副，歷兩年時間整理出四十七種，每種均附提要，並撰《先師歛吳先生之著述》一文綜論之。惜此文與原書稿今皆散佚不存。¹³第二次，即1982年，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八十週年校慶時，從吳先生家人、親友、學生處收集到先生尚遺存的手稿、講義等資料凡四十一包，並組織專家學者分門別類地校勘點讀，歷時二、三年，陸續整理出部分著作出版（見前文及註文），先師復撰《略述先師吳檢齋先生的學術成就》一文發表。¹⁴惟第二次整理出版工作後因故中止，未能持續至終，亦一憾事。

今謹據筆者聞見所及，並參覽先師的有關記述，將吳先生的經學著作依類臚陳於下（凡

¹² 民國二十八年（1939）秋吳先生逝世後，北平的親朋師友在西單報子街聚賢堂開吊追思，章門弟子潘景鄭（承弼）先生作《金縷曲》悼之，其詞曰：「絕代瑰奇士。正盛年，群經淹貫，舊音騰駟。薪火餘杭桃李，回溯當年問字。拼東渡，華夷明志。絳帳歸依還惆悵，但棲皇，未展驥騏驎。塵夢促，竟投餌。英雄忌器千秋是。痛功成，凌煙未許，畫圖誰志？留得名山殘編在，空憶豪情逸思。奈廿載，流光如駛。閱盡滄桑人天杳，撫琴音，錦字猶盈笥。收拾處，亂愁織。」（見《傳略》，載《紀念文集》第220頁。）

¹³ 1982年底，先師曾云：「記得當時共整理出四十七種，每種均寫了簡明的提要，合稱為《先師歛吳先生之著述》。原文分鈔四本：一交周同德，一交孫人和先生，一為商鴻達先生索去，自存一稿。今孫先生已逝，同德不知何往，商先生的一本云轉交中法大學學報編輯部，亦找不到，我自己的一本南旋時早已散失。究竟四十七種都是何書，我已不能完全記憶。吳先生原稿南旋時悉送還同德收，今亦不知存亡。」（詳先師《關於先師吳承仕先生的材料》，載《紀念文集》第68頁。）謹案，周同德為吳先生兒媳（先生長子吳鴻邁之妻），也是先師的學生；孫人和，江蘇鹽城人，字蜀臣，北京大學文學系畢業，曾執教於北平中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等，繼吳先生之後任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商鴻達（1907-1983），河北清苑人，中法大學文科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為研究生，曾任中法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又案，1983年底，先師又回憶曰：「1939年9月吳先生逝世後，周同德同學將吳先生的遺稿陸續找出來交給我整理。繼吳先生為系主任的孫人和先生也督促我要勉勵從事。我搞了兩年，整理出的書目共計四十多種。在太平洋事變的前夕，我回福建去，就將全部稿件送還周同德同學。我當時看到的吳先生手稿和我校勘抄寫過的副本，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存在，大部分都散佚了。」（詳先師《略述》，載《紀念文集》頁124。）

¹⁴ 文見《紀念文集》（頁121-143），其節本又刊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本文所引均據《紀念文集》所載之全本。先師在此文中，對此事簡敘曰：「1982年10月，北京師範大學校慶時，舉行紀念吳先生大會，我從福建來參加，留京僅一個月，草草翻閱了吳先生現在尚留存的手稿及書籍講義等四十一包。1983年5月到10月，我重來北師大，雖幸而得以細讀了吳先生的一部分稿件，但因時間只有半年，還來不及全部細讀。對於吳先生的學術成就，說實在話，還未能全面而深入地瞭解。茲姑就所知，略加敘述，向國內外學術界作初步介紹，並以就正於我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和所有了解吳先生的同志。至於進一步的闡發、評論，則有待於異日，有待於海內外的賢達。」（《紀念文集》第124頁）

1982 年以後重新整理出版之作皆首標新版本，其他舊印講義、發表於舊刊物之作、或未刊手稿者則各記原本狀態）：

（一）易類（凡六種）：

1、《檢齋讀易提要》一卷，張善文點校，附《尚氏易學存稿校理》第四冊書後「附編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出版。

師云：《檢齋讀書提要》中有《周易提要》四十七篇，已刊入臺灣出版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¹⁵

善文謹案：《檢齋讀書提要》係吳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四年（1935）間為「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撰寫的《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文稿。有手稿本一冊，凡 63 篇；又有舊打印本一冊，凡 62 篇。打印本較手稿本少《十駕齋養新錄提要》一篇，蓋當時寫畢未繳付印。其打印本有吳先生手校，又有余嘉錫先生批注，後來又續增先師批注。打印本中的 62 篇，皆收入 1972 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唯內容錯訛頗多，且各篇皆隱去作者姓名（蓋編者政見之諱所致）。筆者於 1983 年曾據吳先生原手稿及先生手校並經余、黃兩先生批注的打印本點校整理成書，原稿 63 篇俱收入，題曰《檢齋讀書提要》，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年 6 月出版。後筆者整理尚秉和先生《易說評議》時，¹⁶ 復從吳先生《讀書提要》中抽出「易類」提要 47 篇，重作校理，題為《檢齋讀易提要》一卷，納入尚先生《易說評議》書後附編之一，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於 2005 年 5 月出版。又，吳先生《讀書提要》除「易類」47 篇外，尚有 15 篇，其中 3 篇分屬經部「禮類」、「群經總義類」，別見下文另述。

2、《揲蓍之法》一篇，手稿本。¹⁷

師云：存草稿六頁。《揲蓍之法》首據《易傳》明文，次述後儒所說揲蓍儀式，大抵依據朱子《易學啟蒙》。

3、《宋元以後易圖略鈔》一冊，手稿本。

師云：《宋元以後易圖略鈔》，所輯實已頗多。

4、《讀易筆記》一冊，手稿本。

師云：存草稿十一頁。

5、《易義略鈔》一冊，手稿本。

師云：存草稿數十頁。《讀易筆記》及《易義略鈔》內有《西漢易派》、《易家廢興存佚略

¹⁵ 本文凡標「師云」者，皆先師《略述》中語（見《紀念文集》頁 121-143）。其下標「善文謹案」者，則筆者依先師之語而補述有關資料，以備參考。下倣此，不復出注。

¹⁶ 尚秉和（1870-1950）先生，河北行唐人，字節之，晚號滋溪老人，學者稱槐軒先生，曾應吳檢齋先生之聘教授中國大學國學系。以《易》學聞名於學界，先師亦曾受業門下十餘載。

¹⁷ 本文所言吳先生之手稿本（或稿本、手批本、手校本等），今皆存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下倣此，不復出注。

譜》、《周易集解稱引諸家氏名》、《經典釋文周易音義稱引諸家》、《周易正義所引諸家》等篇，均係草稿，尚待整理。

6、《與章太炎先生論易書》一篇，《國學論衡》1935年6月第五期下本（後收入《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輯，黃壽祺、張善文編，1987年9月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師云：吳先生論《易》之大旨，見其《與章太炎先生論易書》中（此書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¹⁸ 他對漢宋清儒易學均表示不滿。（按章先生有答書，現已編入《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書信集》中，由啓功、蕭璋兩先生校點。）¹⁹ 吳先生於《易》，蓋主張「訓詁舉大義」者，故於漢宋清儒象數之學皆在所排斥。

善文謹案：先師《略述》於吳先生《易》類著述列五種，未計《與章太炎先生論易書》一篇，今依例納入，統為六種。又，筆者與先師合編《周易研究論文集》四輯，²⁰ 曾將吳先生之《與章太炎先生論易書》及太炎先生《答吳親齋論易書》均收入第一輯中，可資參互省覽。

（二）書類（凡十種）：

1、《尚書三考》一冊，鈔本（有任化遠先生批校）。²¹

師云：吳先生《尚書》類之著作較多，而以《尚書三考》為最重要。

師又云：《尚書三考》，（1）《尚書傳王孔異同考》，論列王孔異者一百二十八事，同者一百一十事，孔無明文者三十四事，王說不可知者十八事。並指出清儒丁晏、孫星衍等研究王孔異同之十二蔽，實發前人之所未發。（2）《左氏杜注書孔傳異同考》，論列杜義同孔者八事，杜義異孔者二十七事，杜注無說者九事，孔傳無徵者一事。並列舉四證以駁丁晏「杜預親見古文」之謬，立義甚堅。（3）《皇甫謐帝王世紀與書孔傳異同考》，論列皇甫說同孔者十事，皇甫說異孔者二十三事。並指出丁晏謂「謐信偽書」之非，及宋翔鳳謂「謐述偽書皆為後人羈入者」亦非。又指出：「皇甫氏得見古文以不，蓋難質言。所可知者，《世紀》異孔者多，同孔者少，如是而已。」議論實為持平。此書鈔本，任化遠先生曾初校過。

2、《尚書講疏》一冊，油印本。

¹⁸ 先師所云《學術論文集》，指1983年前後擬編之《吳檢齋學術論文集》，編目選文均已確定，後因故未能出版。下文引先師之語，凡涉此書名者皆倣此，不復出註。

¹⁹ 此處所言《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書信集》，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的《章炳麟論學集》，書中收入章太炎先生寫給吳檢齋先生的信札七十餘封，皆原式影印，書後列啟功、蕭璋點校之釋文，未附胡雲富、侯剛撰《吳承仕大事年表》。又，章太炎先生答書見此書頁299-301（釋文見頁509-510），寫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三月十五日。

²⁰ 《周易研究論文集》四輯（第一輯1987.9，第二輯1989.8，第三輯1990.5，第四輯1990.5，均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係筆者與先師合編，凡165萬字，收入20世紀初至80年代的重要易學論文159篇。第一輯側重考據學，第二輯側重象數學，第三輯側重義理學，第四輯側重以新的觀點研究《周易》。

²¹ 任化遠，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曾從吳先生學，後執教中國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等校。

師云：凡三十二頁。第一論尚書緣起，第二論尚書作者，第三論尚書名義，第四論孔子作序，第五論尚書傳授，第六論尚書篇目，第七論尚書今古文之分，第八論偽書始末，第九論尚書石經，第十論尚書釋文沿革。

師又云：尚有中國大學講義《尚書講疏初彙》鉛印本四頁，仍用偽孔本，別為「古文輯錄」附後。此本只疏《堯典》開頭的七八句，殘缺甚多。

3、《唐寫本尚書釋文箋》一篇，《華國》第二卷第三、四期印本。

師云：此文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4、《尚書集釋》一冊，油印本。

師云：今只存八頁。首頁《自序》，係民國十四年（1925）十二月五日所作。其餘各頁，僅釋完偽孔傳《堯典》一篇。

5、《尚書古文輯錄》一冊，手稿本。

師云：吳先生自記云：「民國十四年（1925）五月作此，未畢工。」今檢手稿，共二十二頁，只輯錄《堯典》一篇之古文。

6、《孔傳商略》一冊，手稿本。

師云：共四十六頁。未成書，尚待整理。

7、《尚書雜記》一冊，手稿本。

師云：共二十頁。內有《尚書篇目表》、《泰誓後得》、《孔壁古文無泰誓》、《今文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藝文志尚書古文經篇卷》、《書序亦稱經》、《陸氏釋文尚書卷第考》、《西晉有書孔傳駁議》等文，均甚有用，宜分別整理成篇。

8、《四代封建要略》一篇，北京師範大學舊版鉛印講義本《古籍校讀法》附錄。

師云：此文原分三部分：初錄正經以立事證，次述舊聞以辨同異，次集勝義以建自宗。但只寫成第一、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未成。書內有《五畿五服圖》。此文已交北京師範學院分院鄭光儀同志校點。²²

善文謹案：此文後未出版。將來倘重擬編印《吳檢齋先生學術論文集》，似可收入。

9、《尚書今古文說》一篇，《中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本。

師云：此文大意，謂古文原本為一事，漢師訓讀之本為一事，今古文字與今古文異說又為一事。要了知三事，不可拘牽繳繞，徒滋糾紛。所論甚精。

10、《治尚書四術》一篇，手稿本。

師云：此文係寫寄章太炎先生者。四術者，一謂孔傳考證，二謂古義疏證，三謂古文輯錄，四謂篇目考訂。吳先生治《尚書》之大旨，具見於此文中。以上兩篇均宜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²² 鄭光儀，女，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畢業，曾受教於吳先生，亦為先師在北平的學生。後為北京師範學院分院中文系教授。

(三) 詩類 (一種):

《詩韻鈔》三冊，手稿本。

師云：吳先生關於《詩經》類之著作，今僅存有《詩韻鈔》一種，手稿三冊，約五萬字。已交中華書局整理。

善文謹案：此書後未整理出版，原稿退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²³

(四)、禮類 (凡二十五種):

1、《監獄解蔽篇》一冊 (闕以待考)，傳有宣統元年 (1909) 刊本。

善文謹案：先師《略述》記云：「宣統元年 (1909)，先生即著有《監獄解蔽篇》，且已印行，惜我至今未得讀此書。」²⁴ 據此可知，是書為吳先生任大理院主事間所作，亦當屬禮類之作，故列此以備考。

2、《三禮名物略例》一篇，《國學論衡》卷二本，又附印於《布帛名物》舊鉛印本前。

師云：吳先生區分禮之事類為四：曰禮意，曰禮制，曰禮器，曰禮節。故此文為吳先生研究三禮名物之綱領。現有鄭光儀同志校點本，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3、《布帛名物》一冊，舊鉛印本。

師云：分布帛、蠶桑、澣治、采染、文繡、用幣六篇。

4、《親屬名物》一冊，中國大學講義本。

師云：分族姻通義、族屬兩篇。

5、《弁服名物》一冊，中國大學講義本。

師云：據目錄，計有首服、衣裳、韞輅、紳帶、舄屨、深衣、中外禪袂袍繭、裘、諸雜物、用事、婦人衣服、通例等十二篇，但只印出五篇，後七篇俱闕。

善文謹案：又有北京大學講義本，亦僅有前五篇，臺灣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3 月曾據以影印，書名總題曰《三禮名物》(蓋依講義書口所標為題)，前卷即《弁服名物》五篇，後卷為《釋車》二篇，卷名下皆以小字標明「三禮名物之一」。

6、《釋車》一冊，手稿本，又一冊手稿另本，又一冊《國學論衡》第七卷印本，又各一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義本。

師云：分名物、度數兩篇。據注，附有圖三十三幅，各印本俱無。手稿本有二：其一題為《釋車》者，共七十二頁，訂一冊，另零頁四張，三十三圖俱全，31、33 兩圖在零頁上，其餘均在冊中，宜據以增補。另一本只十餘頁，內容有車之象形、種別、車事等，亦為各印

²³ 1983 年前後，原擬吳先生的遺著多種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後僅《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及《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二書正式刊行。據原負責此事的中華書局編審張力偉先生告筆者，其餘交至中華書局而未得出版的書稿，均已退還北師大出版社收迄。經筆者再詢北師大出版社原社長胡雲富先生，謂書稿皆妥善保存於該社編輯部。

²⁴ 《紀念文集》頁 125-126。

本所無，並宜據以增補。

善文謹案：臺灣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3 月曾據北京大學講義本影印，附《弁服名物》卷後，卷名下以小字標明「三禮名物之一」，書名總題曰《三禮名物》。卷中亦無三十三圖。

7、《宮室名物》一冊（闕以待考），傳有中國大學講義本。

師云：依我所記，中國大學講義中，還有此書。今講義已失，而手稿中亦未見，謹記以待考。

善文謹案：吳先生有關三禮名物的著述，蓋為系列性研究成果，前述諸書乃屬分別單行之本，惜天不假年，終未及合成一書傳世。先師嘗親聆教誨，所記《宮室名物》必曾有之，日後倘能尋考而得，宜頗有益於學界。

8、《釋桃》一篇，手稿本，又一冊《制言》第三期印本，又一冊《華國》三卷三期印本。

師云：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9、《鄭氏拾諦義》一篇，手稿本，又一冊《國學論衡》卷四上印本，又一冊中國大學講義本。

師云：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0、《王制疏證自序》一篇，《制言》第八期印本。

師云：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1、《儀禮經注疑直輯本》五卷，《安徽叢書》本，民國二十年（1931）刊。

師云：輯本已刊入《安徽叢書》中。

善文謹案：此書五卷，首為《序錄》。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曾收入所編《叢書集成續編》第六十五冊中，即據《安徽叢書》本影印。

12、《儀禮經注疑直輯本序錄》一篇，《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二冊印本，又《安徽叢書》本（刊於原書卷首）。

師云：《序錄》今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3、《儀禮經注疑直輯本提要》一篇，手稿本，又舊打印本（有作者手校及余嘉錫、黃壽祺兩先生批注），又《檢齋讀書提要》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年版）。

師云：《提要》載在臺灣出版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今收入《檢齋讀書提要》中。

善文謹案：先師《略述》將以上三種合於一條述之，今依例各分為一條。

14、《喪服要略》一冊，手稿本（詳本）；又一冊，手稿本（略本）。又有中國大學講義舊本，原題《禮服要略》，宜改今名（詳下師云）。

師云：詳本凡分十章：第一明喪服緣起，第二明喪服經傳誰作，第三明五服等差，第四明喪服為上下通禮，第五明服術有六，第六明降服條例，第七明正降義衰服精粗，第八明五服經帶差數，第九明喪裳之制，第十明五服變除。未附《喪服變除表》兩表，一表為男子，一表為婦人。略本篇章與詳本同，而次第先後略異，又《喪服變除表》男子婦人合為一表，不如詳本分而為二者之善。

師又云：詳本《喪服變除表》已發表於《國學論衡》卷六。

師又云：中國大學講義本原印作《禮服要略》，《辭海》吳先生小傳仍之。記吳先生曾告我書名應改為《喪服要略》。

善文謹案：疑吳先生此書之「略稿」為初稿，「詳稿」為後定稿，中國大學講義本似依初稿印成，故書名仍舊擬作《禮服要略》，遂使《辭海》小傳亦仍之。此未敢遽定，姑記以俟檢省。

15、《降服三品說》一篇，北京師範大學《國學叢刊》第二卷第二期印本。

師云：《降服三品說》，論降服應分為尊降、殤降、出降三品。現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6、《清史稿禮志喪服章書後》一篇，《國學論衡》印本，又《清史述聞》印本。

師云：文中指出《清史稿·禮志》之紕繆凡十有二事。結語有云：「嗟乎！彼領錄史職者，則亡清之遺老也。以一朝典制之重，託命於狂夫方相之手，其不忠於所事甚矣。國步日蹙，禮學亦衰。失今不言，後將無能言之人，斯亦大夫君子所宜深念也。」後繼無人之嘆，及今思之，益發人深省！此文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7、《駁王闕運吳之英三禮箋注》一冊，手稿本，又一冊京師大學校師範部鉛印講義本。

師云：此書駁王闕運《周官箋·天官》一篇，吳之英《儀禮爽固·士冠禮》一篇。辭甚嚴峻。

18、《兼服釋例》一冊，手稿本。

師云：據日本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吳先生小傳中，載吳先生著作有《禮服釋例》一書。今遍檢所存各校講義及手稿，均未見有此書。疑即是《兼服釋例》之誤。

19、《明服制》一冊，手稿本。

20、《清服制沿革表》一冊，手稿本。

21、《群經冠服圖考提要》一篇，手稿本，又舊打印本（有作者手校及余嘉錫、黃壽祺兩先生批注），又《檢齋讀書提要》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年版）。

師云：《黃世發群經冠服圖考提要》一篇，已見臺灣出版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今收入《檢齋讀書提要》中。

22、《樂記五色申鄭誼》一篇，手稿本。

師云：此文手稿完整，宜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23、《周官長屬員數表》一篇，手稿本。

師云：手稿三頁，只成「天官之屬」部分。

24、《論古今文上章太炎先生書》一篇，手稿本。

師云：此書討論《儀禮》古文、《周禮》故書的古今文問題，故列於此。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25、《三禮名物筆記》二十二冊，手稿本。

師云：共分四十六類：（1）城郊，（2）宮室，（3）衣服，（4）卜筮，（5）冠禮，（6）昏

禮，(7) 見子禮，(8) 宗法，(9) 喪服，(10) 喪禮，(11) 喪祭禮，(12) 郊禮，(13) 社禮，(14) 群祀禮，(15) 明堂禮，(16) 宗廟禮，(17) 肆獻果饋食禮，(18) 時享禮，(19) 告朔禮，(20) 籍田躬耕禮，(21) 相見禮，(22) 食禮，(23) 飲禮，(24) 燕享禮，(25) 射禮，(26) 投壺禮，(27) 朝禮，(28) 聘禮，(29) 覲禮，(30) 會盟禮，(31) 即位改元號諡禮，(32) 學校，(33) 選舉，(34) 職官，(35) 井田，(36) 田賦，(37) 職役，(38) 錢幣市糴，(39) 封國，(40) 軍賦，(41) 田獵，(42) 御法，(43) 節瑞圭璧等，(44) 樂律，(45) 刑法，(46) 車制。以上各類所搜集筆記的材料，或多或少，雖均未整理成篇，但從中可以看出吳先生對古禮制研究規模之宏偉，並世殆無第二人。

(五) 春秋類（一種）：

《公羊徐疏考》一篇，北京師範大學《國學叢刊》第一期舊印本。

師云：吳先生《春秋》類之文，以此篇為最著。文中博徵事類，以證明《公羊何注疏》之作者徐彥為北朝學者，以駁董道、凌曙等以為唐人之非。證據確鑿，誠灼然如晦之見明。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六) 論語類（凡三種）：

1、《論語皇疏校記敘》一篇，《制言》第三期本，又《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本。

2、《寢衣長一身有半說》一篇，《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本。

師云：以上兩文，現均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3、《論語老彭考》一篇，手稿本。

師云：考證《史記》之老子，《禮記》之老聃，《論語》之老彭，一而三，三而一。此文首末完整，宜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七) 群經總義類（凡七種）：

1、《經學通論》一冊，手稿本，又一冊中國大學講義本。

師云：計六篇：《經名數略釋》第一，《群經原始》第二，《群經傳授》第三，《漢魏博士》第四，《群經篇目》第五，《今古文》第六。民國十四年（1925）九月一日自序云：「今述此論，大抵比次舊聞，校計眾說。如有同異，亦妄下己意。要之陳述多而裁斷少者，一因學術短淺，志在慎言；二因舊事茫昧，頗難質定；三因治學方術，最重證據，譬諸治獄，不宜輕用感情；四因抽象定例，本為假設，後說勝前，則前說自廢。」（此序已據草稿校點，編入《學術論文集》）即此四端，便可以見吳先生治學的審慎精神。

師又云：《中國大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載有吳先生《經名數述略》一文，即此書之首篇單行者，今已先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2、《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不分卷，秦青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 3 月出版。

師云：《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民國二十二年（1933）九月十日初版，為中國學院國學系叢書之一。書中首辨明陸氏此書成於陳後主至德元年癸卯（583），駁李燾、桂馥以為貞觀十七年癸卯（643）之非。（《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二期載有吳先生《經典釋文撰述時代考》一文，亦即論此事。）次就《序錄》全文分析為條例、次第、注解傳述人等章，詳為疏證，以明經典源流。章太炎先生稱其「引據詳確」。經齊燕銘同志校訂印行之後，²⁵ 先生復多所批注。任化遠先生曾為《校勘記》。現已由中華書局秦青同志校點重印。

善文謹案：吳先生《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現存二種舊批本：一是吳先生手批之本，於書眉行間留下大量墨批，蓋歷次授課過程所作的修訂增補；二是任化遠先生的批校本，頗有校訂與補正之處。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秦青點校本，較認真地汲取了此兩種舊批本的內容，宜資參考。

3、《經典釋文撰述時代考》一篇，《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本。

善文謹案：先師云《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所載之吳先生《經典釋文撰述時代考》一文（見前條），今增列一事，以合文例。日後倘有機會編定吳先生《學術論文集》，此篇似亦可收入。

4、《經典釋文引用書目及眾說考》一冊，手稿本。

師云：尚待整理成書。

5、《經學受授廢興略譜》一冊，手稿本。

師云：未成書，今只存《易》稿四頁，《易表》稿六頁。

6、《漢置五經博士考提要》一篇，手稿本，又舊打印本（有作者手校及余嘉錫、黃壽祺兩先生批注），又《檢齋讀書提要》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年版）。

師云：清吳翊寅著《漢置五經博士考》，吳先生撰有《提要》一篇，見臺灣出版《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

7、《國故概要》一冊，北京師範大學鉛印講義本。

師云：首明國故名義及所講範圍，次明華夏學術始自孔老，次明晚周儒行不同晚世，次明晚周諸子與儒家並立。最後則節鈔《漢書·藝文志》之文及舊本訓釋而加以疏證。

師又云：此類《經學通論》、《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國故概要》三書，均為指導研究古代學術的門徑者而作，宜首先加以重視。

（八）石經類（凡三種）：

1、《蜀石經考異敘錄》一篇，《國學論衡》卷五上期印本。

²⁵ 齊燕銘（1907-1978），北京人，蒙古族，曾用名齊震、齊魯。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為吳先生的學生，後執教中法大學、中國大學等校。早年從事進步文化及抗日救亡活動，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對吳先生的思想頗有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首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第五屆全國政協秘書長等職。「文革」中頗受迫害，遂至早卒。

師云：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2、《新出土偽熹平石經尚書殘碑考證》一篇，《國學叢編》第一期第五冊印本。

師云：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3、《三體石經尚書春秋古文遺字》一冊，手稿本。

師云：凡輯錄《尚書》二百十四字，《春秋經傳》百十二字，共三百二十六字，并除重複。

善文謹案：前四庫分類列「石經」於史部，蓋視為考古之屬。今觀吳先生所作，皆關乎經學，故先師《略述》仍納入經部。茲謹承之。

（九）小學類（凡十五種）：

1、《經籍舊音序錄》一卷，龔弛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月出版。

2、《經籍舊音辨證》七卷，龔弛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月出版（以上二書中華書局合為一本刊行）。

師云：吳先生於民國八、九年間（1919-1920）輯錄《經籍舊音》，自漢末迄初唐，大凡百餘家，成書二十五卷，序錄一卷。後以卷帙繁重，不得刊布，只錄出有所發正者五百三十三事，寫成七卷，定名為《經籍舊音辨證》，於民國十二年（1923）印行。章太炎先生稱其「校正《釋文》，及其精當，視臧氏《經義雜記》有過之而無不及」。此書前經任化遠先生校勘，今已由中華書局龔弛之同志校點付印。我曾建議附錄黃季剛先生之《經籍舊音辨證箋識》及沈兼士先生之《吳著經籍舊音辨證發墨》兩文於後，以便學者研習參考。至吳先生原輯《經籍舊音》二十五卷之稿本，今已不知散落何處，深冀能夠失而復得，全部刊行，則所以嘉惠後學者當益多。

善文謹案：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龔弛之點校本《經籍舊音辨證》書後，已依先師建議，附錄黃侃先生《經籍舊音辨證箋識》及沈兼士先生《吳著經籍舊音辨證發墨》兩文，以見當年同窗朋友講習之誼。吳先生《經籍舊音》所論列百餘家舊音，以諸家為次，成二十五卷，其《序錄》即為此而作。而《舊音辨證》則是變更前例，錄出有所發正者五百三十三事，以書為次，別成一本。故以上兩種，今各作一條列出。

善文又案：章太炎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五月二十四日曾寫給吳先生一信，既言《經籍舊音辨證》「所發正五百餘事，洵為精善」，又語及二十五卷本《經籍舊音》曰：「然前所采摭二十五卷，功力既勤，棄之可惜。且無是則舊音不全，仍宜集為一部。其有辨證者，條下注有辨證三字，兩書各自為編，互相檢核，庶幾盡善。唯此種書籍宜用木板印行，約計兩部字數恐在三十萬以上。木刻計價需白金千兩。有好事者，當為梓行。無其人，則先藏名山以待爾。」²⁶ 這是太炎先生逝世前二十天（章先生卒於 1936 年 6 月 14 日）寫給吳先生的信，關愛之情，溢於言表。回顧前引先師所述，深冀《經籍舊音》「能夠失而復得，全部刊行」，則又是弟子對恩師及其遺著的深切追懷之情，同樣也感人肺腑。至於期盼此書能嘉惠學術界

²⁶ 《章炳麟論學集》頁 337-338（釋文在頁 529），（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年 5 月版）。

的本旨，兩者卻是殊途同歸矣。

3、《小學要略》（又名《小學概要》）一冊，中國大學講義本。

師云：書凡五分：第一分，明小學名義及其體用；第二分，明語言文字緣起及孳乳浸多；第三分，明六書條例；第四分，明三支研究之法及其演進之跡；第五分，明治小學者應讀之書。此書已交中華書局校點。

善文謹案：後未校點出版。

4、《六書條例》一冊，中國大學鉛印本；又一冊，中國大學國學系叢書本（石印）；又一冊，鈔本（任化遠、陸宗達兩先生分鈔）。

師云：此書凡三分：第一分，總明綱要；第二分，分別字類；第三分，別論形聲。中國大學國學系叢書之石印本只有第一、第二分。第一分係任化遠先生所抄寫，第二分係陸宗達先生所抄寫。中國大學鉛印本尚有第二分「二之三」的續稿，為石印本所無，宜取以增補。至於第三分，則石印本及鉛印講義本俱缺。據吳先生自序云：「第三分中，又開為三分：一曰校補逸聲，二曰料簡同異，三曰尋求語原。」惜第三分之原稿，今亦已不可得。此書已交中華書局整理校點。

善文謹案：後未校點出版。

5、《說文講疏》一冊，中國大學講義本，又《制言》第十八、二十、二十一期印本。

師云：見《制言》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一各期，中國大學講義本更全。今已交中華書局校點。

善文謹案：後未校點出版。

6、《說文略說箋識》一冊，鈔本（黃壽祺先生鈔錄）

師云：黃季剛先生讀吳先生《經籍舊音辨證》時，曾有不少批注，其弟子潘重規校錄為《經籍舊音辨證箋識》。今觀黃先生所著《說文略說》書上，吳先生批注亦殊多，因亦抄錄為《說文略說箋識》，以見兩先生朋友講習，相互切磋琢磨之盛德。移錄已訖，尚待校理。

善文謹案：新校本吳先生《經籍舊音辨證》書後附黃侃先生《經籍舊音辨證箋識》之文，即據先師建議而為（見前述）。先師又輯錄吳先生《說文略說箋識》之文，欲附於黃侃先生《說文略說》後，其用意蓋在兩相對照，令後人知章門弟子間此節學術佳話。

7、《說文韻表》不分冊（二包），手稿本。

師云：有稿本兩包，共約二十萬字。已交中華書局整理。

善文謹案：後未校點出版。

8、《讀說文筆記》一冊，手稿本。

師云：待整理。

9、《文字形義》一冊，手稿本。

師云：亦待整理。

10、《與章太炎先生論形聲條例書》一篇。

師云：現已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1、《漢魏音讀略例》一冊，手稿本。又傳有印本。

師云：此書今僅存草稿本。據任化遠先生《與孫蜀臣先生信》，云尙有印頁，惜未之見。

12、《雙聲疊韻連語》一冊，手稿本。

師云：約二萬字。。

13、《中國語言文字概論》一冊，手稿本。

14、《四聲清濁說》一篇，手稿本。

師云：宜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15、《通語釋詞抄稿序》一篇，手稿本。

師云：宜收入《學術論文集》中。

師又云：吳先生經學成就之高，實由於小學造詣之深而來。吳先生小學類著作，以《經籍舊音辨證》一書爲最著，研究《說文》的成果亦頗豐碩。

以上羅列吳先生目前可知的經學著述凡 71 種，廣涉易、書、詩、三禮、春秋、論語、群經總義、石經、小學等九類。其中除「三禮」類中的《監獄解蔽篇》、《宮室名物》2 種闕以待訪之外，餘 69 種或爲原手稿、或爲舊印本，至今仍完好保存。這些尙存的著述中，近年得以重新點校整理出版者，僅有《檢齋讀易提要》、《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等 4 種，所佔比例甚小。

當然，上述所列僅限於吳先生的經學著作。於經學之外，先生的遺著尙夥。據先師《略述》，其史學類存 9 種、諸子類存 6 種、讀書提要類存 2 種、詩文集類 2 種，另有胡雲富、侯剛編定的先生晚年雜文集《吳承仕文錄》1 種，凡 20 種。其中 4 種曾重加整理點校，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²⁷ 若細察之，在這些「經部」以外的著述中，我們仍可看到諸多關涉經學的論說。如所存《檢齋讀書記》、《檢齋筆記》中的不少文稿，如原擬編入《吳檢齋先生學術論文集》中而前文未述及的《駁戴子高論語書》、《與黃侃論聲律書》、《程易疇與劉端臨書跋文》、《亡莫無慮同詞說》等文皆是。²⁸ 故此類經學論說，還需從吳先生所存的全部文稿中進一步尋討清理，庶可漸獲其全。

四、吳先生的經學創獲窺要

吳先生的學生陸宗達先生曾經說過²⁹：「在現存的老一輩人中，我們這些人比起『南黃北

²⁷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 4 種吳先生遺著分別是：《吳承仕文錄》（胡雲富、侯剛編，1984 年 1 月版）、《淮南舊注校理》（周紀彬點校，1985 年 2 月版）、《論衡校釋》（韓兆琦點校，1986 年月版）、《檢齋讀書提要》（張善文點校，1986 年 6 月版）。

²⁸ 關於擬編《吳檢齋先生學術論文集》之事，經先師提出篇目之後，於 1983 年間，曾交由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武靜寰等整理點校，後終未果出版。

²⁹ 陸宗達（1906-1988），字穎明，又作穎民。浙江慈溪人，生於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師

吳』來，不論哪一方面的學問都大有不如。但也算是對正統派經學、小學曾經專門學習過的人了。而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仍然有個治學道路的問題。」³⁰這是陸宗達先生於1982年所言，今陸先生亦已作古。回視斯言，固含謙謹之意，然以今日之吾輩，視陸先生或先師這些飽覽群籍的學者，所謂今不如昔又何止天壤之別？因此，淺陋無似如筆者之資質，欲上而研探吳先生博大精深的經學著述，確有力不從心之憾。惟基於向學之心，勉力而為，儘量以「窺」吳先生經學創獲之「要」也。

竊嘗以為，清代學術的最可取之處，在於能以考據實證之術探討兩漢以來二千年的學術歷史，對之進行全面總結，從而形成了直接影響於近現代的「乾嘉學派」。於是，認真研尋清代學術史，實可總覽中國二千年的學術精髓。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之作，似即有與於此也。今觀民國初年至三十八年之間的中國學界，頗有上承乾嘉遺風，下啓一代新學的傑出學者在焉，章太炎、王國維特其著者，黃侃、吳承仕兩先生則又章門之特優者。對這些承上啓下的學者之學術成就進行全面總結研究，足以上達下貫，十分有益於整個中國傳統學術的承傳與發展。

吳先生的學術，有家學之本（含鄉先正戴震一脈的學統），又有師承之力（含章門師弟子間的講習質難），然更關鍵的是得益於他聰慧超拔的天賦和刻苦不懈的努力，故能取得種種難能可貴的創獲。先生曾自我表白：「我是浸淫於所謂正統派經學、小學的很小範圍中費時甚多而心得較少的一人」³¹姑不論先生「心得較少」之謙詞，僅看「費時甚多」四字，便不知耗費了他多少的學術精力。前述九十餘種經學著作中，所存諸多手稿，足可印證此事。

今統觀吳先生的經學著述，依筆者陋見，其最突出的學術創獲蓋可約為三端：

一曰，小學舊音研究，獨邁前賢。

吳先生對傳統小學的研究，於早年即打下了堅實的根基。宣統三年（1911），吳先生年28歲，在大理院主事任上，便曾寫信與章太炎先生討論《說文》以及唐韻之事。章先生回了一封長信，有云：「來書謂近治《說文》，桂氏徵引極博，而鮮發明，此可謂知言者。王氏獨能分析，蓋亦滯於形體。惟段氏為能知音，其鹵莽專斷，誠不能無詒訾議。要之，文字者，語言之符。苟沾沾正點畫、辨偏旁而已，此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已優為之，終使文字之用，與語言介然有隔，亦何貴於小學哉！段氏獨能平秩聲音，抽引端緒，故雖多疵點而可寶耳。」³²此即針對吳先生關於清代桂馥、段玉裁、王筠《說文》之學的見解作出的引申回應，以「知言」相許。信的後半部分又就唐韻與江南方言申論，並謂寄贈所著《新方言》一冊供參閱。由此可見吳先生在文字音韻學方面的探研甚早，後來的許多創獲蓋皆植於此根基

事黃侃、吳承仕兩先生。長期執教於北平中國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

³⁰ 詳陸宗達先生《回憶吳承仕先生的學術成就》，載《紀念文集》頁116-120。

³¹ 語出吳先生《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與井田制》一文，見《吳承仕文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1月），頁70。案此文原載民國二十三年（1934）八月《文史》一卷三號。

³² 《章炳麟論學集》頁8-9（釋文在頁384）。

之上而不斷萌生。

今存吳先生的 15 種小學著作中，研究《說文》或與之相近的有《六書條例》、《說文講疏》、《說文略說箋識》、《說文韻表》、《讀說文筆記》、《文字形義》及《小學要略》、《中國語言文字概論》等八種，當然，這些著作因多屬尚未整理的手稿或舊講義，故有不少真知灼見或許尚待將來進一步清理研討後才能更清晰地呈現於世。

在整個「小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吳先生的著述最爲突出、最具有超越前人之創獲的，當屬「經籍舊音」方面的研究。他曾概述此方面的研究過程曰：「余以民國八九年（1919-1920）間，輯錄經籍舊音，汜濫群書，捃拾秘逸，刺取各家反語，略依《切韻》部目條分件係，不相雜廁，自漢末訖於唐初，大凡百有餘家，家各一篇，撰爲《舊音》二十五卷，《序錄》一卷。比之《經籍纂詁》，體製略同，一則集雅詁之大成，一則綜音聲之流變也。」³³ 這部二十五卷本的《經籍舊音》，無疑是吳先生集自己大量的學術心血所成的。此書廣引東漢末至唐初的眾多經籍，考論舊音「反切」的產生與發展，辨析漢唐之間字音的流變規律，其中揭發了不少舊籍注音的傳寫錯訛，並對前代學者未加解釋或釋之有誤者詳爲辨證。惜因卷帙繁重，當時未能刊刻印行，今原稿遺佚，徒留後學之憾。所幸吳先生曾抽取書中頗有發正者五百三十三事，變更體例，釐爲七卷，別成《經籍舊音辨證》，與原作《經籍舊音序錄》先後刊印問世，遂使學者有以窺見是書之精要。書出之後，又獲同門黃侃先生切磋箋識，及沈兼士先生引申發墨（黃、沈二文今俱附新版書後）³⁴，實頗可互資參覽，以見章門同學之間的學術風誼。

對於吳先生在經籍舊音方面的精到創見，其師章太炎先生作了高度評價。他讀了《經籍舊音》書稿，親撰一篇《經籍舊音題辭》，盛贊曰：「其審音考事皆甚精，視寧人之疏、稚存之鈍，相去不可以度量校矣。明清諸彥，大抵能辨三代元音，亦時以是與《唐韻》相斟，中間代燼之跡，闕而未宣。檢齋之書出，而後本末完具。非洽聞彊識、思辯過人者，其未足與語此也。」³⁵ 此中所評價的要點是，明清學者雖能辨析秦漢以前的上古音韻，但漢魏至唐的中古音卻辨之未詳、闕而未明，吳氏《經籍舊音》恰針對這一歷史階段遍考群籍，審證舊音，上下貫通，填補了學術空白，揭示了中國語音學自上古至唐代脈絡分明的發展演變規律。故章先生極言其成就遠在顧炎武（寧人）的《唐韻正》及洪亮吉（稚存）的《漢魏音》之上，允非溢美。

其實，吳先生對此書的自我評價，也是當仁不讓於前賢的。他在《經籍舊音辨證自序》中說：「茲事雖小，而尚觀清儒，亦惟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諸公眇達神指，發疑正讀，肅然理解。若畢（沅）、孫（星衍）、盧（文弨）、顧（九苞）以下，慮未足以語此也。」³⁶ 若非苦心孤詣而得之於群籍實證，謙謹如吳先生者，絕不至冒然自高於前修也。

³³ 見《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版），頁77。

³⁴ 同前註頁257-313。

³⁵ 同前註頁5。

³⁶ 同前註頁77。

二曰，三禮名物考證，並世一人。

長期以來，三禮之學令諸多學人望而卻步，幾成絕學。吳先生卻以異乎常人的興趣與熱誠投入此項研究。個中原因，似或有二：首先，吳先生自 26 歲舉貢殿試第一之後，即被點為大理院主事，入民國後久任司法部簽事，皆屬典掌禮法刑律之事，故乃研精三禮，探古證今，遂成禮學專家。彼於宣統元年（1909）即撰有《監獄解蔽篇》行世（見前述），便是一證。其次，可能是更關鍵的，先生夙持傳統的考據與實證的學風。「禮者，履也」，正是古人社會行為實踐最佳記錄，故先生沈潛於中，甘之如飴，正可施展他的名物考證之功，沿三代而下，歷考典章禮事，明禮尋史，據禮辨物，不作無根之談，必求實用之學，終以精貫三禮而著稱於學界。

即使在先生晚歲的數年間，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但關於禮學考辨的思想仍深刻地貫穿於他的學術行為中，並時時注意扭轉人們對舊禮的偏激認識。民國二十三年（1934）先生曾用白話文寫過一篇題為《五倫說之歷史觀》的演講稿，開篇即云：「有一次在某大學講古代親屬制度，在黑板上大書『五倫』二字，一一二聽眾搖頭微笑，表示不屑措意的態度。我想這種摩登青年的頭腦，與名為提倡綱常名教意識，著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老先生門，是同樣犯了不科學的失態。」³⁷ 謂之「不科學」，堪稱一語中的，也足見先生的傳統考據學與近世的「科學」精神之默契無間。梁啟超嘗論戴震的正統考據之學，認為「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³⁸ 於吳先生的學術實踐，頗可獲一實例。三禮非但「幾成絕學」，且治禮者亦頗不合時宜，常受質難，這在吳先生時代已甚顯著。章太炎先生給吳先生的一封信中，即記一趣事：「聞足下治三禮名物，學子或言須有古器質驗。斯語甚謬。古器唯金石堪以永存，若布帛草木，勢不能久，非憑舊儒傳說，何以爲徵耶？亦可見近代學子之愚也。」³⁹ 於今思之，要真正深研古代禮制，端須潛心古代經典文獻的研討，別類分項，具體而微，才能有所入也。

吳先生對三禮的研究，不僅將之視為學術使命之一，或亦當作人生的一大樂事，以致寫出那些數量驚人、見識深邃的著述。據前所述，在先生的經學著作中，已知治禮舊作凡二十五種，超過所列經學書目七十一種的三分之一，宜屬其平生著述之「大宗」。在禮學研究的寬闊領域中，先生遍覽前人的學術成果，所考訂的角度頗為眾多，最後則總其歸曰「以名物爲本」。因此，先生考證三禮名物之所及，堪稱無微不至，如布帛、親屬、弁服、喪服、車輿等皆是，僅《三禮名物筆記》二十二冊中，即泛及四十六種名物，用力可謂至勤，規模可謂至宏。

為何吳先生的三禮研究特別注重「名物」考辨呢？筆者以為，這正是先生的獨到之處，亦即立足於傳統考據精神而作出的創造性發揮。先師《略述》指出：「吳先生曾辨析禮之事類

³⁷ 《吳承仕文錄》頁 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年 1 月）。

³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34，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³⁹ 《章炳麟論學集》頁 258（釋文在頁 485）。

爲禮意、禮制、禮器、禮節四端」，且在所著《三禮名物略例》文中詳說曰：「言不虛生，事不空作，制度有廢興，器數有隆殺，必有其廢興隆殺之故，此禮意也。六官之守，五禮之條，自設官封國、授田制錄、學校選舉、郊廟歲祭、朝聘燕饗以至冠昏喪紀，皆禮制也。大而宗廟宮室瑞玉宗彝車服旗章，細而几席枕簟燕褻之器，凡禮數所施，朝燕之所服御，皆禮器也。登降俯仰之儀，酬酢往復之節擗踴哭泣之數，皆禮節也。」其後又歸結曰：「夫禮意易推而多通，禮制難言而有定，然形體不存，則制作精意即無所傳離以自表見，故考跡舊事者，應以名物爲本。」⁴⁰ 此數語，先師稱爲「吳先生研究三禮名物之綱領」⁴¹ 謂之綱領者，必是長期詳探深究所得，又務必在此後的研究實踐中持之以恆而貫徹之，更需要以卓立於世的成果來印證之。從吳先生所奉獻於後學的禮學著述來看，他顯然是作到了這一點。無怪乎章太炎先生晚年一再敦促吳先生南下講學的幾封信中，屢稱「足下研精經誼，忍使南土無繼起之人乎」，⁴² 「經部《尚書》、《春秋》由僕自行演講，《詩》、《易》亦尙有人任之，唯《三禮》非足下不可」，⁴³ 推許讚美之意，無以復加。故先師亦曾論曰：「吳先生對古禮制研究規模之宏偉，並世殆無第二人。」⁴⁴ 誠屬實事求是之語。

三曰，群經源流綜論，精義迭呈。

中國唐前古籍中系統論述群經源流者，較早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繼之於後而更加詳焉。《隋書》以下史志，頗相沿承。今欲考論唐前經學歷史，陸德明之作是務需參考的極爲重要的資料。然其書流布千有餘年，未有詳明疏證，其傳寫失真，文字錯訛，及後代學者訓釋未詳未確者頗曾有之，陸氏所言古代經學的源起及流變之大緒也往往因之未能全然暢明。吳先生之《經典釋文序錄疏證》，蓋有感於此而作也。

先生綜論古代群經源流的著述，不僅《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一書。今存《經學通論》、《國故概要》、《經名數述略》、《經學受授廢興略譜》等舊稿、舊印本（皆見前述），各從不同的角度對群經問題作出論述，頗有精微之見解。惟最集中之論，則見諸《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書中以陸氏原文爲綱，廣徵博引，詳證群經之緣起、經篇之名義、諸家說經本末及傳授源流，乃至何家何時衰亡之跡，皆一一論明，頗可視爲一部唐前經學發展史。對於歷代學者的觀點，也隨文參引，因事考論。全書所疏證之事，至爲廣泛，而先生精闢之義、深微之論，可謂層出迭見。茲略抽出數端爲說：如篇首列舉四事，論證《釋文》創作於唐代以前，指出清儒桂馥等人之說之不可信，及《四庫總目》舊說之非。⁴⁵ 又如於《易》，考明《十翼》之名始見東晉釋道安《二教論》，可解皮錫瑞《經學通論》「十翼之名不知起於何時」之惑。⁴⁶ 於《書》，

⁴⁰ 《紀念文集》頁 130-131。

⁴¹ 同前註，頁 131。

⁴² 《章炳麟論學集》頁 314（釋文在頁 516）。

⁴³ 同前註，頁 319（釋文在頁 521）。

⁴⁴ 《紀念文集》頁 134。

⁴⁵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3 月版），頁 2-4。

⁴⁶ 同前註，頁 26。

辨《泰誓》有三本，曰真《泰誓》、漢《泰誓》、偽《泰誓》，以證陸德明之失。⁴⁷ 於《詩》，言《韓詩外傳》諸家漏輯者時或有之，謂《法苑珠林》引一章即較《太平御覽》所引多五句，以爲「舊文間出，寫本日增，後生好古，所宜補輯。」⁴⁸ 於《禮》，乃舉六事詳證「二戴撰《記》各不相謀，皆有所本，今爲總目，不煩兩見」，兼說錢大昕、陳壽祺「附會篇目之非」。⁴⁹ 於《春秋》穀梁子之名，舊籍有名赤、名真、名俶、名淑、名喜之異說，乃依聲辨類，以爲「五文聲轉通作，故字異而人同」，駁皮錫瑞、陳漢章「不明聲類而妄爲說，其過弘矣」。⁵⁰ 於《爾雅》，引《南史》稱沈旋「集注《邇言》」，力證「邇言」即「爾雅」之誤，「事在不疑」，謂黃奭「曲爲之說而猶不可通」。⁵¹ 此類深思細考之灼見，在先生《疏證》中觸目可見，宜對學人頗有啓迪。

甚至一些看似平常的經說，其實也蘊含著吳先生深刻的經學理念。如論古文《尚書》一節，指出陸氏不知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偽，細爲疏通證明，然後又云：「作偽《傳》者大抵爲魏晉間人，舊聞多有存者，足以資其攷拾，又采獲賈、馬、鄭、王各家說義，總紕成文，時有善言，亦固其所」，「魏晉傳注傳世者希，此本雖偽，尙完具無關，固學者所不能廢。」⁵² 又如論《詩經》的產生與社會功用，引述《書·堯典》、《詩大序》、《漢書》之後，乃曰：「蓋情感物而形言，聲成文而爲詩，永言謂之歌，播於八音謂之樂。其始本以寫哀樂之情，其終或兼收諷諫之用，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之所由作也。」又曰：「蓋詩本性情，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循省上下，足以知其政教風俗之中失。且詩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芳臭氣澤之所被，足以動人心，優柔厭飫，則隨俗雅化。故詩之爲物，上摩則有風

⁴⁷ 同前註，頁 59-60。

⁴⁸ 同前註，頁 86。謹案，先師曾對吳先生關於《十翼》之名的論說詳考曰：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皮鹿門云：「後人以爲歐陽不應疑經，然《十翼》之說，實不知起于何人也。」歛吳先生云：「《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藝文志》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漢人通謂之《傳》，晉以來謂之《十翼》。釋道安《二教論》曰：『伏羲作八卦，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十翼》之稱，始見於此。謂之翼者，《左傳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是也。」行唐尚先生不同意歐陽公及吳先生之說，駁之曰：「《漢書·費直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十篇即《十翼》，豈能以改篇字爲翼字，疑爲另一說哉！又《漢志》亦明言『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六一公偶失檢耳！」又云：「《易通卦驗》云：『孔子作《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是漢人即有《十翼》之稱，不始於道安。」又云：「又《乾鑿度》曰：『五十究《易》，《十翼》明也。』見孫星衍《孔子集語》引。《乾鑿度》先儒謂爲秦書，據是，則又不始於漢矣。」祺按：十篇當即指《十翼》，實無疑義。《十翼》之名，始見於《易緯》，雖未必起於先秦，要當出於漢代。歐陽公謂不知起於何人，實爲失誤；歛吳先生謂始於晉道安，亦嫌太晚也。（見《六庵易話》之二，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3 年第 1 期）

⁴⁹ 同前註，頁 101-104。

⁵⁰ 同前註，頁 117。

⁵¹ 同前註，頁 170。

⁵² 同前註，頁 63-71。

刺之益，下被則有興觀群怨之效，《大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物此志也。」⁵³ 這些論說，顯然平情合理，通暢曉達，細味之下，不難感受到作者明澈寬厚的治經思想，以及推布其切實心得以施惠於後學的學術情懷。先生於此書卷首《條例》篇云：「愚爲《序錄疏證》，本欲略明經典源流，爲學校講疏之用。」⁵⁴ 惟今此書在學術界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又豈僅止於「學校講疏之用」哉！

嘗聞前賢語曰：「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⁵⁵ 吳先生的經學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眾多的卓越創獲，允亦得益於他精湛雄厚的小學根柢。故先師有言：「吳先生經學成就之高，實由於小學造詣之深而來。」⁵⁶ 此乃先師昔年受學門下之切身體會矣。

五、述餘賸語

前文既述吳先生經學成就之大要，深恐不得其旨，惟冀識者之正。

茲猶有未竟之語，擬再贅敘如次。

半個多世紀以來，關於 1912 年至 1949 年中國經學之研究，中國大陸學界曾有「斷層」之憂（近年已日益增強重視程度），臺灣學界的研究宜有較豐碩的成果（惟系統性研究之力作似亦未曾多覩）。至於對吳檢齋先生的經學，則兩岸的研究者均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究其原因，蓋當分而言之：大陸學界之不夠重視，實由於較長一段時期總體文化方針本即排斥經學，學術大勢使然也（當時一切學刊極少涉及經學便可證之）；臺灣學界之不予重視，諒囿於對吳先生晚年黨派身份的偏見，政治傾向使然也（臺灣商務印書館刊行《續修四庫提要》隱去吳先生之名即可見一斑）。今學術領域風清月朗，一二君子以恢弘華夏經術爲己任，斯道必將有以興也。故謹附賸語，一則關乎評價吳先生學術成就之思維理念，一則擬議整理吳先生經學遺著之初步設想。

（一）關於今日評價吳先生學術成就之思維理念問題

吳檢齋先生的學術生平頗爲典型，極具「變動」時期中國正直學者之一類特性。他的治學歷程似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爲五十二歲以前，屬學術發展成熟階段；後期自五十三歲至五十六歲逝世，屬思想轉化漸變階段。前期的主要特色，是步武乾嘉學風，問學章太炎先生門下，執教北平諸高校，撰成《經籍舊音》、《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小學要略》、《三禮名物》、《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國故概要》等一系列著述，以章門高弟知名於學界，形成眾所認可的學術地位。此期以沈潛舊學爲主，佔據人生的絕大部分歲月，然天性正直，雖絕意仕途，而憤世嫉俗、憂國憂民之情終不能改，故亦醞釀著晚歲思想之轉化。後期的主

⁵³ 均同前註，頁 75。

⁵⁴ 同前註，頁 5。

⁵⁵ 張之洞語，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頁 344，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4 月版。

⁵⁶ 先師《略述語》，見《紀念文集》頁 136。

要特色，是接受進步思潮的影響，研討馬克思理論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奮筆撰述時論，⁵⁷ 疾呼抗日，於流離生涯中困頓而卒。此期以投身救亡為主，約佔人生的四年歲月，然其間亦未嘗或忘舊學，於困厄之時仍留意於撰述。⁵⁸

筆者曾閱先生晚年一封《與某人書》稿（某人似指當時南京政府領導人），⁵⁹ 信中一段自白，實已概括了先生治學歷程的前後兩個階段：「承仕幼承庭訓，長受業於章太炎先生之門，服官法界計二十餘年，講學於北京、師範、東北、中國、民國各大學亦逾一紀。退食之暇，唯以精研小學，探究三禮爲事。積久有得，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於通人；或積稿盈尺，以待後來之刪定；此皆經生素業，誠未足多。至於立身行道，表裡如一，一事不妄爲，一語不妄發，一介不妄取，硜硜自守之節，老而彌篤，則誠足以質天地而告鬼神者也。然而人事萬（殊），⁶⁰ 見解各異，承仕擔任大學主任歷十餘年，黜陟進退之間，豈能盡如人意？加之『九一八』以來，國步日蹙，政見多歧，承仕推本章先生之遺教，於民族大義，略有所聞。又以團結禦侮，乃救國之要圖；民主自由，實爲政之常軌；苟能爲力，何敢後人？」此數語所述，表露了曾經致力舊學，邇時投身救亡的心曲，至今讀之，仍甚感人。

因此，今日評價吳先生的經學成就，所宜把握之思維理念，固當著重於其前期已臻成熟的大量學術成果。其後期思想轉化，尙處「漸變」階段，《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故未遑遽作定論也。

（二）關於今後整理吳先生經學遺著之相關方案問題

對吳先生學術遺著的整理出版，由於學界曾作過諸多努力，故目前雖仍有較大量的舊稿需加清理點校，但其大體規劃則不難擬訂。就經學部分言之，這是吳先生學術成果的精華所在，筆者以爲，值得組織力量有系統地加以整理，刊布於世。其相關方案，謹擬議如下：

- 1、可先編定《吳檢齋先生經學論文集》一書。約可得文三十餘篇。⁶¹
- 2、已成書的專著部分，除曾點校出版的《檢齋讀易提要》、《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

⁵⁷ 吳先生晚年頗以白話文撰寫一些刺世之論，或以爲可與魯迅的雜文相比擬，當非虛語。觀《吳承仕文錄》一書所收之文，略可概見。案，先師《關於先師吳承仕先生的材料》曾云：吳先生的一位學生譚丕模（1899-1958）昔年整理先生的白話文作品，說過：「吳先生晚年所寫雜文，有的寫得和魯迅先生同樣深刻。」惜譚已逝世，所整理之文稿亦下落不明。見《紀念文集》頁71。

⁵⁸ 吳先生流亡天津時，曾寫信給學生齊燕銘，自述曰：「兄索居無俚，讀書數十冊，今已斷糧。」（《吳承仕文錄》頁259）又曰：「每月仍撰述數千言，以報大庭、軒轅、旦、丘之思。」（同前頁260）又曰：「自惟平生所學，若校勘、考訂、說經、解字諸術，當其有得，差足與乾嘉諸老比肩。然此只以鼓吹休明，丁此時艱，實爲無用之長物。即令微天之幸，生入國門，恐亦無緣復享鉛槧丹黃之清福。」（同前）

⁵⁹ 此信爲稿本，先師曾爲之點校，並注云：「原草稿未寫收信人姓名，觀信中所述，宜是當時南京政府之領導人。又，原草稿稱名處均作△△，茲悉填諱。」（見《吳承仕文錄》頁252-254。）

⁶⁰ 先師於原稿「萬」下注曰：「此下原草稿疑脫一字。」（同前註）謹案，所脫之字似可作「殊」，姑妄補於括號內，以便閱讀參考。

⁶¹ 詳前文所列吳先生71種經學著述，其中凡註明「宜收入《學術論文集》」者皆是。

辨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四種外，其餘約可清理出十餘種以上，如《小學要略》、《六書條例》、《說文講疏》、《說文略說箋識》、《中國語言文字概論》、《雙聲疊韻連語》、《說文韻表》、《詩經韻表》、《尚書三考》、《尚書講疏》、《布帛名物》、《親屬名物》、《弁服名物》、《釋車》、《喪服要略》、《兼服釋例》、《經學通論》、《國故概要》等皆是。

3、尚未完成的書稿部分，如《三禮筆記》、《尚書雜記》、《讀易筆記》、《讀說文隨筆》、《文字形義》等，其量頗多，則應細加校理，依例整編。

4、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檢齋讀書提要》、《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辨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四種，當時均未出校記，⁶² 難免有粗疏之處，今若有可能，宜請點校者再為加工，寫明詳細校勘記，以與前三項體例統合，則其功尤善矣。

這一計劃若能實現，筆者前文所列吳先生的 69 種經學著作（已扣除暫闕待考的 2 種）皆可合而為一，編為較完整的《吳檢齋先生經學遺著》，刊而行之，其津逮後學，必甚可觀。當然，若能進一步加大整理的力度與範圍，將吳先生的所有學術著作盡括於內，編成規模宏富的《吳檢齋先生遺書》，則弘揚先生學術之舉，莫大於是也。

公元 2007 年 11 月
寫於臺灣臺中之逢甲大學中文系

⁶² 彼時諸書之整理，皆未要求編寫校勘記。惟筆者所校《檢齋讀易提要》一卷，是從當年所出的《檢齋讀書提要》中抽出重校，作為《尚氏易學存稿校理》第四冊「附編一」，故有校記。